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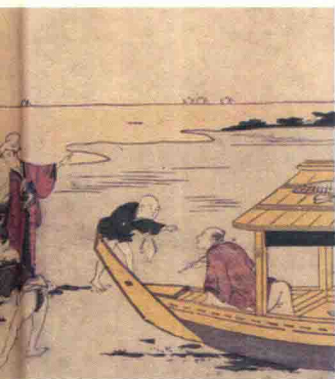
源氏物语 (上)

The Tale of Genji

全译本 精·彩·阅·读

[日] 紫式部◎著 津文◎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源氏物語 (上)

The Tale of Genji

[日] 紫式部◎著 津 文◎译



團結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氏物语：全2册 / (日) 紫式部著；津文译. --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26-4295-9

I. ①源… II. ①紫…②津…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中世纪IV. ①I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0979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228880 65244790(出版社)

(010)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发行部)

(010)65133603(邮购)

网址：<http://www.ti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发行部邮购)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55mm×220mm 1/16

印张：52

印数：3000册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6年10月第1版

版次：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26-4295-9

定价：58.00元

前 言

《源氏物语》是日本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被誉为“日本的红楼梦”。作品的成书年代至今未有确切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在1001年至1008年间，因此可以说，《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源氏物语》的作者是紫式部，她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的女作家，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本姓藤原，原名不详。因其长兄任式部丞，故称为藤式部（当时的宫里女官习惯以父兄的官衔为名，以示身份）；后她写成《源氏物语》，因书中女主人公紫姬为世人熟知，遂又被称作紫式部。紫式部出身中层贵族，是书香门第的才女，曾祖父、祖父、伯父和兄长都有很高的文学素养。紫式部幼时从父学习汉学，通晓音律和佛典。不幸的是，后来她家道中落，嫁给了一个地方官，婚后不久，即丧夫寡居。后受召入宫侍奉一条天皇的中宫藤原彰子，成了一名女官。这让她有机会直接接触宫廷的生活，对妇女的不幸和宫廷的内幕有了全面的了解。这些都为她创作《源氏物语》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源氏物语》中的“源氏”是小说前半部男主角的姓，“物语”意为“讲述”，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一种体裁，类似于我国唐代的“传奇”。《源氏物语》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淫乱的生活。上层贵族之间的互相倾轧和权力斗争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而源氏的爱情婚姻，则揭示了一夫多妻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

《源氏物语》全书涉及三代，时间跨度七十余年，所涉人物多达四百多位，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有二三十人。其中主要是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乃至宫廷侍女、平民百姓。全书以源氏家族为中心，将人物描写了种种或凄婉或美好的爱情生活，铺陈了复杂纷繁的男女爱情纠葛事件。作者深入探索了不同人物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色和曲折复杂的内心世界，将人物描写得细致入微，使其各具有鲜明个性，富有艺术感染力。

《源氏物语》是一部让日本民族千百年来引以为傲的作品。川端康成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也曾指出：《源氏物语》是日本小说创作的最巅峰，他自己也不能与其相比较。这虽有几分自谦的成分，但是数千年来《源氏物语》确实影响着日本文学的发展，至今，仍无日本作家作品能超过这部著作。

目 录

第 一 章	桐 壶	001
第 二 章	帚 木	014
第 三 章	空 蝉	038
第 四 章	夕 颜	044
第 五 章	紫 儿	067
第 六 章	末摘花	089
第 七 章	红叶贺	105
第 八 章	花 宴	119
第 九 章	葵 姬	125
第 十 章	杨 桐	147
第 十 一 章	花散里	169
第 十 二 章	须 磨	171
第 十 三 章	明 石	191
第 十 四 章	航 标	207
第 十 五 章	蓬 生	221
第 十 六 章	关 屋	231
第 十 七 章	赛 画	234
第 十 八 章	松 风	243
第 十 九 章	薄 云	253
第 二 十 章	槿 姬	266
第 二 十 一 章	少 女	276
第 二 十 二 章	玉 鬘	298
第 二 十 三 章	早 莺	316
第 二 十 四 章	蝴 蝶	323

第二十五章	萤	332
第二十六章	常夏	339
第二十七章	篝火	348
第二十八章	朔风	350
第二十九章	行幸	358
第三十章	兰草	369
第三十一章	真木柱	375
第三十二章	梅枝	391
第三十三章	藤花末叶	399
第三十四章	新菜	411
第三十五章	新菜续	442
第三十六章	柏木	486
第三十七章	横笛	500
第三十八章	铃虫	506
第三十九章	夕雾	512
第四十章	法事	539
第四十一章	魔法使	547
第四十二章	云隐	556
第四十三章	匂皇子	556
第四十四章	红梅	561
第四十五章	竹河	567
第四十六章	桥姬	585
第四十七章	柯根	601
第四十八章	总角	618
第四十九章	早蕨	655
第五十章	寄生	663
第五十一章	东亭	703
第五十二章	浮舟	731
第五十三章	蜉蝣	763
第五十四章	习字	788
第五十五章	梦浮桥	816

第一章 桐 壺

从前某一朝天皇时代，后宫佳丽众多，其中有一个更衣，虽出身卑微却圣宠不断。有几个家世显赫的妃子，刚入宫时就自命不凡，认为假以时日必定能讨皇上欢心，可现在反倒是这地位卑贱的更衣得到了皇上的宠爱，于是她们便心生嫉妒，处处为难那更衣。与这更衣同等出身，或者出身比她还卑微的其他更衣，眼见自己无力争宠，自然也是万般眼红。这更衣日日伺候皇上，别的妃子只能干着急。不知道是不是宫中的怨恨积聚得太多了，这更衣整日心绪不宁，身体也越发柔弱，只得常回娘家调养。皇上见状，更加怜惜她、心疼她。然而圣眷不断却不一定是好事，此事成为宫中议论的话柄，即使朝中的达官贵人也不赞成皇上的做法。不久，这内宫的事就传遍了全国，民间也是议论纷纷，人们都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令人担忧，说不定将来还会酿成像中国“安史之乱”那样的大祸。这位更衣整日处于这样的境地，自然愁眉不展、苦恼不堪。

这更衣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其生前曾官居大纳言之位，母亲出身也比较显贵，她看着人家女儿双亲俱全，共享荣华富贵，指望自己女儿也能够出人头地，所以每次参加庆吊等仪式，她总是尽心竭力、百般调度，万事都置办得十分体面。只可惜她朝中势单力孤，没有重臣庇护，若是发生意外，势必无力自保，因此她只能谨慎度日。

或许是前世的福分吧，这更衣很快就为皇上诞下了一位小皇子。皇上得知后，急着要见这孩子，忙让人抱进来让他看一下，只见这皇子生

得眉清目秀、气质非凡。

皇上的大皇子是右大臣的女儿弘徽殿女御所生，因其母家世显赫，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人人拥戴的东宫太子。不过说起相貌，与小皇子比起来，大皇子确实显得更为普通。因此，虽然皇上对大皇子也很疼爱，可是远远不及对小皇子那般；他将小皇子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无比，把他看作上天赐予的宝贝。小皇子的母亲虽是更衣，但她诞下皇子有功，品行也很端正，本不必像低级女官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侍候皇上，但皇上日夜都离不开她，以至无法顾及常理，只是一味地要她留在身边，几乎形影不离。每逢宫中设宴，或是其他佳节盛会，皇上第一个宣召的总是这位更衣。有时皇上起床晚了，就不让她回宫室里去，干脆整天就将她留在身边。自从小皇子出生后，皇上对这更衣的宠爱更是有增无减，以至让大皇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深感不安。她认为若长此以往，恐怕将来大皇子的东宫之位就不保了。

弘徽殿女御入宫最早，她又为皇上生下了好几个儿女，皇上对她自然也是很看重的，她的地位不是一般妃子可以相比的。但是，弘徽殿女御整日疑忌，这令皇上很不满意。而这位更衣，她越受皇上宠爱，在宫中就越遭人嫉恨。她又没有强大的外戚做支撑，势单力薄，因此皇上的宠爱每多一分，她的忧虑和惊惧也就多一分。她居住在桐壶院，从此院去皇上常住的清凉殿，必须经过许多妃嫔的宫室。她在此间频繁来往，众妃嫔看见了自然妒火中烧。有时经过得太过频繁，这些妃嫔就恶意整治她，在板桥上或走廊里放些肮脏的东西，使得迎送桐壶更衣的宫女们路过时，衣裙被弄得肮脏不堪；有时她们又私下商量好，将桐壶更衣必经的走廊两头锁闭，使她进退两难，非常窘迫。这种整人的小把戏频繁使用，桐壶更衣因此痛苦不堪。皇上知道这些事以后，处处维护她，还让清凉殿后面的一个更衣另迁别处，把房间作为桐壶更衣的休息室。那个迁出去的更衣，怎能不对桐壶更衣怀恨在心呢？

小皇子三岁时行穿裙仪式，排场并不次于当年的大皇子。内藏寮和纳殿倾其所有，大操大办，仪式极其隆重，引得世人议论纷纷，但当人们看到这位器宇轩昂、超凡脱俗、盖世无双的小皇子时，心中对他的妒

忌和非议顿然消去。见多识广的人见了他，都十分吃惊，瞠目注视道：“世间也会有这样神仙似的人儿吗？”

这一年夏天，小皇子的母亲桐壶更衣觉得身体不适，想请求准假回娘家休养，可是皇上总不准许。这位更衣近几年来经常生病，皇上已经司空见惯，他说：“不妨暂且住在这里养养，看情形再说吧。”此后，更衣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过得五六天，身体已经衰弱得厉害了。更衣的母亲太君啼啼哭哭地向皇上请假，她这才被准许出宫。即便在这等时候，也得提防发生意外、吃惊受辱。因此更衣决定让小皇子留在宫中，只身悄悄出宫。形势所迫，皇上也不便一味挽留，只因身份关系，不能亲送她出宫，心中便有难言之痛。桐壶更衣本来是个貌美如花的美人儿，但这时已芳容消减，心中百感交加，却无力申述，看似只剩得奄奄一息了。皇上目睹此情，茫然不知所措，一面啼哭，一面历叙前情，重申盟誓。可是更衣已经不能言语，双目无神，四肢动弹不得，只是昏昏沉沉地躺着。皇上狼狈之极，束手无策，只得匆匆出室，命左右准备辇车，但始终舍不得放下她，再走进更衣的房中来，又不准许她出宫了。他对更衣说：“我和你立下盟誓：大限到处，也得双双同行。想来你不会离我而去吧！”更衣也深感隆情，断断续续地吟道：“大限来时悲长别，残灯将尽叹命穷。早知今日……”说到此处，想要再说下去，无奈体弱多病，已是疼痛难忍、气若游丝了。皇上决意将她留住宫中，亲自守视病情。但是左右奏道：“那边祈祷今日开始，高僧都已请到，已定于今晚启忏……”便催请皇上动身。无可奈何之下，皇上只得允其出宫回娘家去。

桐壶更衣离宫之后，皇上满怀悲痛，难以入睡，只觉长夜漫漫，忧心似焚，又见派去探病的使者迟迟不归，不禁长吁短叹。使者到达那更衣家外，只听得里面号啕大哭。家人向他哭诉道：“夜半过后就去世了！”使者垂头丧气而返，如实奏告皇上。皇上闻此噩耗，心如刀割，神志恍惚，只得将自己笼闭一室，枯坐凝思。

小皇子年幼丧母，皇上很想将他留在身边。可丧服中的皇子留侍御前，无此先例，只得准其出居外家。小皇子年纪尚幼，见众宫女啼哭哀

号，父皇也泪流不止，心中只是奇怪。他哪能想到，平常父母子女别离已是悲哀断肠之事，更何况生离死别呢？悲伤归悲伤，最后还是要按照丧礼举行火葬。太君恋恋不舍，悲泣哀号道：“让我与女儿一同化作灰尘吧！”她挤上送葬的众侍女的车子，来到爱女的火葬场，那里正在举行庄严的葬礼。此时的太君，心情何其悲痛！她呜咽难言，勉强说道：“看着她，一想到平日的音容笑貌，就好像她还活着。但真切地见到她变成了灰烬，才相信她已不是这世间的人了。”说完，哭得几乎从车上跌了下来。众侍女忙来搀扶，百般劝解，她们道：“早就害怕会弄到这般地步的。”不久，宫中的钦差来了，宣读圣旨道：“追封桐壶更衣为三位。”此番宣旨又引起了一阵号啕大哭。皇上想起这更衣在世时，不曾做女御，总觉得异常抱憾，因此追封，给她晋升一级。不想这追封又引起许多的怨忌。知情达理的人，尚认为这更衣容貌秀丽、优雅可爱、性情纯淑、和蔼可亲，的确无可指责。只因往昔皇上太过宠爱，因此遭人嫉恨。现在已不幸身亡，皇上身边的女官们记起她品格之高贵、心地之善良，都不胜惋惜。正所谓“生前诚可恨，死后皆可爱”，这古歌必是为此情此景而兴的了。

时光飞逝，桐壶更衣死后，每次例行法事，皇上总派人前往吊唁。抚慰也总是异常优厚。虽已时过境迁，但皇上悲情依旧，实在难以释怀。他不再宣召别的妃子侍寝，只是朝夕以泪洗面、隐愁忍痛。身边的侍臣见此，都忧然叹息、相与垂泪。宫中只有弘徽殿等人始终不肯容忍桐壶更衣，说道：“做了阴间的鬼，还令人不得安宁，这般宠爱也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啊！”皇上虽有大皇子侍侧，可是心中仍是惦念着小皇子，时常派遣亲信女官及乳母等到外家探询。时值深秋。一日黄昏，朔风乍起，使人顿觉寒气透骨。面对这番情景，皇上忽然忆起昔日之事，倍觉伤神，于是派了韧负的命妇到外家询问小皇子音信。命妇即刻登车前往。当时正逢皓月当空，皇上徘徊宫中，举头望月，追忆往昔情形：每逢月夕花晨，宫中必有丝竹管弦之声。那时桐壶更衣或弹琴，清脆的音色沁人肺腑；或吟诗，婉转悠扬，不同凡响。她的声音笑貌，时隐时现，似乎就在眼前。然而幻影虽浓，又怎抵得过一瞬的现实呢？

待那刼负的命妇到达外家，车子进门方定，只见庭院寥落，四周一片凄凉。这深楼老宅本是桐壶太君居住之处，为了调养这如玉的桐壶女儿，也曾经略加装修，维持过一时的体面。可是自更衣死后，这寡妇日夜为亡女悲伤饮泣，已无治理庭院之心，因此杂草丛生，花木凋零。今日寒风瑟瑟，这庭院便更显冷落凄凉。只剩了一轮秋月，如银盘般向繁茂的杂草遍洒清辉。

命妇从正殿南面下得车来，太君一见宫中来人，禁不住又悲从中来，凄凄惨惨，一时不能言语，好半天才哽咽道：“妾身命苦，现在落得孤身一人，枉活人世。猥蒙圣眷，有劳风霜之中驾临寒门，教老身感愧有加！”说完，泪如雨下。命妇答道：“前几日典侍来此，回宫复奏皇上，说起这里的情形，伤心惨目，真叫人肝肠欲断。我本愚笨无知之人，今日来此，也感到很是悲戚！”她略一思索，传旨道：“皇上说：‘更衣之死原来只以为是做梦，一直魂不守舍。后来虽稍稍平静，但仍十分悲伤。真不知何以解忧啊！因此欲请太君悄悄来宫中一行，不知可否？又每每挂念小皇子，想他年幼便丧母别父，在悲泣中度日，十分可怜，请早日携其来此。’万岁爷说这番话时，声气断续，忍泪吞声，可能怕旁人笑他懦弱吧，让人看了，实在不忍。因此未及他把话说完，我便赶快退出了。”说完，即呈上圣旨。太君说道：“老身终日以泪洗面，泪流太甚，以致两眼昏花，承蒙皇上赐此御函，眼前顿添光明。”便拜读圣旨：“本来希望时光的流逝能使心中的悲伤逐渐减少，岂料时久日深，越加无法排遣。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事！皇儿近来如何？时常想念。不能与太君共同抚养，实是抱憾。今请偕此子入宫，权作怀念亡人。”书中还谈及种种别离之情，并附诗一首道：“夜风进冷露，深宫泪沾襟。遥遥荒离草，顿然倍孤零。”太君未及读完，已是泣不成声，缓缓道：“我这把老骨头，苟活人世是因命当受苦。现在对着松树，已十分羞愧，何况九重宫门，哪还有面目仰望？屡蒙皇恩百般抚慰，不知如何表达老身感激之情。但臣妾自身不便冒昧入宫，只是暗自感到，小皇子虽然年纪尚幼，但不知缘何天资异常聪慧，近些日子终日想念父皇，急着要进宫。此实在是人间至情，深可为人怜悯。这事望代为启奏。妾身薄命，

居此荒落之地尚可，可是小皇子，实在让他受委屈了……”

此时小皇子正在睡梦之中。命妇说道：“此番本当拜见小皇子，才好将详情回奏皇上。但念皇上尚在宫中等候回音，恕不便在此久留。”便要告辞。太君说道：“痛失爱女，心情郁结，苦不堪言，实欲与知己之人倾诉苦衷，以稍展愁怀。公余之有暇，请务必常顾寒舍，妾身不胜受恩感激。忆往日每次相见，皆为良辰美景欢庆之事。而今传书递柬寄托悲愁，实非所愿。全怨妾身薄命，不幸遭此苦难。然宫深似海，亡女初生之时，愚夫妇即寄予厚望，祈愿此女为门庭增光。亡夫弥留之际反复嘱咐妾身：‘务必实现我女人宫之愿，切勿因我之亡故而作罢。’妾身也曾忧念，家中无有力后援，愚女人宫后必受种种委屈。只因不忍违反其父遗命，其后才遣其入宫。承蒙主上宠幸，愚女人侍之后，得到万般怜爱，真是无微不至。然宫深似海，亡女周旋于众妃之间，不得不忍受种种无理侮辱。孰料朋辈嫉恨，日积月累，痛心之事，难于倾诉。终因积忧伤身，以致惨遭大病，命归黄泉。皇上千般宠爱，现在反成怨恨之根。唉，不说也罢，这不过是我这伤心寡妇胡言乱语罢了。”太君一阵心酸，话未说完已是泣不成声。

此时已是夜深，命妇说道：“太君所言极是，皇上也作此想。他说：‘我虽真心真意爱她，也不该这样过甚，以致遭人忌妒，使这番恩爱不能长久。现在想来，我俩的盟誓却是一段恶缘！我自信一向未曾做过招人怨恨之事。只为了此人，竟把许多无端怨恨全都加在她身上。现在又落得形单影孤，反倒成了笑柄。这也是前世作孽吧！’他时时申述，眼泪始终未干。”两人絮絮叨叨，难以详述。

最后命妇又含泪道：“夜已至深，今夜之内还须回宫复奏。”于是急着要动身。此时，冷月西沉，寒风拂面，夜天如水，使人倍感凄凉；乱草丛中，秋虫鸣声哀婉，催人泪下。此情此景，令命妇不忍离去，于是吟诗一首道：“秋虫纵然伴人泣，长宵已尽泪仍滴。”吟罢，尚待登车，只听那太君答诗，命侍女传道：“哭声啁啁似虫鸣，宫人同悲泣声起。请将此怨恨之词，代为表奏。”太君猜想，此番犒赏命妇，所用礼物如富有风趣是不合适的，于是将更衣遗留的一套衣衫、一些梳妆用具

赠予命妇。这些东西也好像专为此用而遗留的。

伴着小皇子来的众位年轻侍女，人人悲伤，自不必多言。她们看惯宫中的繁华景色，悲叹这里衰落凄凉。她们想到皇上悲痛的心情，十分同情，便劝说太君早些将小皇子送入宫去。这太君思虑自己是不法之身，此时携小皇子入宫，定会招来非议；而自己倘不见小皇子，即使时间短暂，也感到心头不安。小皇子入宫一事，因此搁置。

命妇回得宫来，见皇上还未安歇，怜惜之情悄然而生。清凉殿前，此时秋花秋草正十分繁茂，皇上带着四五个女官佯装观赏。那四五个女官都温文尔雅，和皇上静悄悄地闲聊以为消遣。近些日子，皇上心绪稍宁，早晚披阅《长恨歌》画册。这是以前宇多天皇命画工绘制的，内有著名诗人伊势和贯之和歌及汉诗。皇上每每论及，也多是这样的话题。这时命妇回宫，皇上见了便急忙询问桐壶娘家的情况。命妇便将此行见闻悄悄奏告。皇上细读太君复书，但见书中写道：“辱承锦注，诚惶诚恐，愧无置身之地。拜读温谕，悲感并聚，以至心迷目眩。嘉荫凋残秋风猛，弱草芳尽不胜悲。”诗中失言之处，可能是悲伤过度、方寸大乱所致，皇上并没有怪罪之心。皇上本不想让别人窥得自己的隐情，但哪里掩饰得住？想起更衣初到时两人千种风流、万般恩爱，现在只落得形单影只、孤身一人，便觉得自己十分悲哀。他道：“当初太君不想违背大纳言遗嘱，才把此女送入宫来。我原本应该好好待她，以报答此番美意，然竟迟迟没有行动。只可惜现在人失琴暗，只能说说空话！”皇上说到此处，觉得十分惭愧。接着又道：“虽然如此，更衣已生下小皇子，等到他长大成人，老太君定得享福之时。唉，但愿他能如太君所愿才好。”

命妇将太君赠送的礼物呈皇上御览。皇上看了，心中想道：“这如果是临邛道士探得了亡人居处而带回的钿合金钗，那有多好……”但这样空想，也是无用。于是吟诗道：“君若化作鸿都客，香魂应循住处来。”

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卷，觉得杨贵妃于画中的容貌虽然好看，然毕竟是画，虽是名家手笔，终究笔力有限，不能栩栩如生，少了生

趣。诗中描绘贵妃的面庞和眉毛如“太液芙蓉未央柳”，这比喻固然恰当，唐时的装束也很是艳丽优雅。但一想起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便感觉所有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她了。以前朝夕共处，共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诗句，还立下誓言，现在一切都化作了水月梦花。此时正当风啸虫鸣，万物伤秋，均使人哀思。而弘徽殿女御久不参谒帝居，却在此深夜时分赏玩月色，奏起丝竹管弦来。皇上听了十分不快，只觉得声声刺耳。皇上身边的殿上人和女官们，深察皇上心事，听到这奏乐之声，也都极为厌恶。这弘徽殿女御本来冷酷之至，全然不顾及皇上心思，因此故做此举。此时月已西坠，皇上即口占道：“宫墙月暗泪眼昏，造传荒邸有无明？”皇上想起桐壶更衣娘家的情状，挑灯凝思，全无睡意。忽听得巡夜的右近卫官唱名，方知此时已是丑时。皇上恐枯坐过久，惹人注意，只得进内就寝，但仍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次日起床，又想起从前“珠帘锦帐不觉晓”的情景，不免又是触景生情，朝政也懒得理了。早膳勉强举筷，也只是应名罢了；正式御餐，早已废止了。因此，侍膳的人见此情景，个个忧愁叹息。近身侍臣，无论男女，人人着急，均叹道：“这实在是毫无办法了！皇上和这桐壶更衣定有前世宿缘。更衣活着的时候，皇上一味宠信，对众人的讥讽、怨恨一概不理。及至死后，又日日悲叹，凡与这更衣有关之事，都一味伤情，甚至疏懒朝政。真是无法想象啊！”并引唐玄宗等外国朝廷的例子来低声议论，暗自叹息。

过了些日子，小皇子回宫。这孩子越来越俊美了，竟不似尘世间人，皇上对他更是十分怜爱。来年春天，册立太子，皇上心中极欲立小皇子为太子，但苦其无显赫的外戚做后援；而废长立幼，又为世人所不容，说不定如此反而对小皇子不利。于是打消了这念头，不露声色，仍立了大皇子为太子。于是世人便有评论：“对小皇子钟爱这样，终不立为太子，看来万事毕竟是有分寸啊！”大皇子母亲弘徽殿女御至此也感到宽慰了。

自从女儿死后，这更衣太君一直悲伤抑郁，无以自解。她终日向佛祖祈祷，愿早入天国，与女儿相聚。不久，果蒙佛力引渡去了西天。皇



上为此又十分悲伤。时小皇子年方六岁，已略晓人情世故，哭悼外祖母，真是满目悲凉。祖孙相依多年，难舍难分。奄奄一息之时，太君口中念念有词，始终放心不下这小外孙，确是悲戚不已。小皇子从今以后也就长留宫中了。

小皇子读书时，年方七岁，其聪明伶俐，已是绝世罕见。皇上见他太机敏了，反倒觉得担心，他道：“现在谁还再去怨恨他呢？他没有母亲，就此一点，大家也该好好照顾他。”皇上驾临弘徽殿，也经常把他带去，还让他人帘玩耍。这小皇子确实长得好看，面恶或有仇怨的人，一看见他可爱的情态，也禁不住面带喜色。弘徽殿女御也不忍心恨他了。除了大皇子以外，这弘徽殿女御还生有两位皇女，相貌都比不上小皇子的俊美。女御和更衣们见了小皇子，也都不计前嫌。人们都想：小小年纪竟这般雅致风韵、仪态羞媚，确是十分招人喜欢。倘要和他游戏玩耍，还须谨慎对待才是。再加上小皇子天资聪慧，对规定学习的各种学问均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就是琴笛之类，也很是精通、纯熟，演奏起来，清纯悦耳的声音响彻云霄。其多才多艺，几乎无所不通，让人难以置信。

却说朝鲜国派使臣来朝见皇上，其中有一个有名的相士。皇上召见这相士，想让他给小皇子看相。但宇多天皇时已有禁令：外国人不得入宫。皇上便将小皇子扮作朝臣右大弁的儿子。这右大弁本是小皇子的保护人，他们一起来到招待外国使臣的鸿胪馆访问相士。相士看罢小皇子的相貌，十分惊讶，又几度侧首细看，不胜诧异。他道：“这位公子从相貌上看，有君王之相，应该登至尊宝座。但果真这样，国家恐怕要乱，自己忧患实多。假如作为朝中大臣，辅佐治理天下，则又与其相貌不合。”这右大弁本来是个富有才艺的博士，当下便和这相士海阔天空地交谈起来，言语也很是投契。两人对诗作文，互相答谢。相士即日便要告辞回国，他此次得见这样相貌不凡的人物，已感欣幸之至，现在离别在即，反生几分悲伤。他作了许多优美诗文以表达此种心情，并赠予小皇子。小皇子也作出诗篇，作为答谢。相士读罢小皇子的诗篇，赞叹不已，再次赠送种种珍贵礼品。朝廷也重重赏赐了这相士。此事虽然秘

而不宣，但世人早已传遍。现太子的外祖父右大臣等得知此事，恐皇上有改立太子之意，于是心生疑忌。

皇上英明有道，也颇精通相术，对小皇子的相貌，心中早就有了见解，也就一直不曾封他为亲王。现在听这朝鲜相士所说和自己英雄所见略同，一方面觉得这相士实甚高明，另一方面周密考虑：“一定不让他做个没有外戚做后援的无品亲王，以免他一生多难。而我还能在位几年，也难料定。倒还不如让他做个臣子，将来辅佐朝廷。且为他前程思谋，也不失为两全其美之计。”从此就教他研习辅佐朝政的种种学问。小皇子明了此道之后，更显得才华横溢了。观其才华能力，居臣下之位，确实大为可惜。但是封他为亲王，定然招致世人疑忌，反而对他不利。让精通命理的人为此推算，结果相同。于是皇上下定决心将这小皇子降为臣籍，赐姓源氏。

尽管岁月流逝，但皇上对桐壶更衣的思念却丝毫未减。有时为驱散愁云，也召见一些颇负盛名的佳人，但有谁能和桐壶更衣相比？因此更感到如桐壶更衣那样的美人真是世间仅此一人。于是从此毫无美色之思，也日渐疏远了每个女人。一日，一个侍候皇上的典侍，提起先帝（此先帝是皇上的堂兄弟或伯叔父）的第四皇女，说她容貌姣好，人人夸艳，其母后也非常怜爱。这典侍曾侍候过先帝，与那四皇女母后也很是亲近，时常进出宫邸，亲眼看见这四公主长得花容月貌，而且现在也时常隐约窥见其姿容。于是，这典侍奏请道：“臣妾已入宫侍奉三代主人，未尝见到与桐壶娘娘相似之人。只有这四公主貌似桐壶娘娘，也实在是倾国倾城之貌啊！”皇上闻言，想道：“难道说世间还有这样巧合之事？”一时心动，便传备厚礼，唤四公主进宫。

得到皇上传唤，四公主母后异常着急，想道：“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弘徽殿女御乃歹毒妇人，桐壶更衣分明是被她折磨死的。前车之鉴，真让人心悸啊！”她左思右想，踌躇不定，最终未将四公主护送入宫。不巧，这期间母后突然病亡，落得四公主孤身一人。皇上心生怜悯，诚恳地遣人询问，对她家人道：“请将四公主送进宫里来吧，我把她当作子女疼爱。”四公主的众侍女、保护人，还有做兵部卿